



我写历史小说追求的并不是所谓完全真实的历史，而是符合逻辑的历史。也就是说，**这件事可能没发生过，但是历史上这个人干得出来这样的事儿。**



山，因山为坟，冢足容棺，验以时服，不须器物”，但书里没解释诸葛亮为什么要求把自己葬在定军山。我就一直有个疑惑，定军山是黄忠斩夏侯渊的地方，诸葛亮为什么对这里情有独钟？直到我站在定军山顶时，霎时懂了。

定军山是勉县最高的山。站在定军山上，北伐的屯田之处、练兵之处、打造军械之处、办公场所，全都看得非常清楚。看来诸葛亮舍不得自己付出半生心血的北伐事业，希望自己死后，也能注视着后继者把北伐进行下去。

这个猜想，并没有任何史料佐证，写成历史论文肯定是通不过的。但从人性的角度，我觉得是个很合理的解释。我们总说诸葛亮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他葬在定军山的动机，完全符合人物的形象和性格。

以历史之酒浇心中块垒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长安的荔枝》主角的人物原型是徽州籍贯的一个小吏。近几年你好像越来越喜欢写那些历史缝隙里的小人物的故事，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？

马伯庸：一直以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、坚定的史观：所有的历史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。这些人民群众单一个体是无力的，也很容易被历史长河湮灭掉他们的声音。但是当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聚合到一块，他们形成的需求，就是所谓的时代之潮。那些英雄人物则是顺应这个潮流站在潮头而已。所以说白了，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，我就会知道长江是往哪去的。

我这几年越来越把兴致放在这些事务性内容，写小人物干活。干活的人是最难的，所以我很有兴趣探讨这些人怎么干活，干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？说白了，我们都是社畜，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些问题，古代人也有这样的困惑和麻烦，那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，该以怎样的哲学观去理解？

我曾经看过一个有关《三国志》的展览，里面展览的是所

有跟三国有关的文物，我在那儿看到了两块砖。

第一块是在安徽亳州的一个墓葬里面发现的砖头，时间是黄巾起义前14年。这个砖头上有一段工匠写的话，大概意思是“你们快把我逼死了，现在我就等苍天已死的那一天，我要跟你们算账”。看到这块砖，你会一下子明白，为什么黄巾起义能够席卷天下。在黄巾起义的14年前，这些基层老百姓中，一个最普通的烧砖的工匠，已经被压迫得走投无路了。他喊出这种话时，一定有千千万万个跟这个工匠一样的人，同样受着压迫，同样在内心燃着怒火。

当这么多人都产生了“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，我要跟你好好干一场”的心愿，最后就形成了汉末的历史趋势，才有了曹操、刘备、孙权这些人的趁势而起。

另外一块砖是在以前吴国的首都建康旁边出土的。当时晋国灭掉了吴国，天下已经三分归一统，这块砖写的就是“晋平吴，天下太平”。我考证后得知，这块砖的主人大概70多岁。三国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，这位老人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战乱，一直到他70多岁，终于看到了天下太平的曙光。我想战争期间，就算他不上阵打仗，他的朋友、亲戚也可能被战乱波及，他自己也可能要承担极其繁重的负担，现在“终于天下太平了，不

马伯庸参加了南通轱辘大讲坛“医术之外——闲谈中国近代医事”主题讲座，他的小说《大医》聚焦近代中国医务工作者的故事。

